

呻

吟

語

崖樵

廿年十二月

呻吟語卷一

甯陵呂坤新吾著

桂林陳宏謀榕門評

◎性命

德行以收斂沉著爲第一。收斂沉著中。又以精明平易爲第一。大段收斂沉著人。怕含糊。怕深險。淺浮子。雖光明洞達。非蓄德之器也。

氣無終盡之時。形無不毀之理。

性分不可使虧欠。故其取數也。常多。曰窮理。曰盡性。曰達天。曰入神。曰致廣大。極高明。情欲不可使贏餘。故其取數也。常少。曰謹言。曰慎行。曰約己。曰清心。曰節飲食。寡嗜慾。深沉厚重。是第一等資質。磊落豪雄。是第二等資質。聰明才辨。是第三等資質。

凡人光明博大。渾厚含蓄。是天地之氣。溫煦和平。是陽春之氣。寬縱任物。是長夏之氣。

嚴凝斂約。喜刑好殺。是秋之氣。沉藏固嗇。是冬之氣。暴怒。是震雷之氣。狂肆。是疾風之氣。昏惑。是霾霧之氣。隱恨流連。是積陰之氣。從容溫潤。是和風甘雨之氣。聰明洞達。是清天朗月之氣。有所鍾者。必有所似。

火性發揚。水性流動。木性條暢。金性堅剛。土性重厚。其生物也亦然。

一則見性。兩則生情。人未有偶而能靜者。物未有偶而無聲者。

人之念頭。與氣血同爲消長。四十以前。是個進心。識見未定。而敢於有爲。四十以後。是個定心。識見既定。而事有酌量。六十以後。是箇退心。識見雖真。而精力不振。未必人人皆如此。而此其大凡也。古者四十仕。六七十致仕。蓋審之矣。人亦有少年退縮。不任事。厭厭若泉下人者。亦有衰年狂躁。妄動喜事者。皆非常理。若乃以見事生風之少年。爲任事。以念頭灰冷之衰夫。爲老成。則誤矣。鄧禹沉毅。馬援矍鑠。古誠有之。豈多得哉。命本在天。君子之命在我。小人之命亦在我。君子以義處命。不以其道得之不處。命不

足道也。小人以欲犯命，不可得而必欲得之，命不肯受也。但君子謂命在我，得天命之本然。小人謂命在我，幸氣數之或然，是以君子之心常泰，小人之心中常勞。

性者，理氣之總名。無不善之理，無皆善之氣。論性善者，純以理言也。論性惡與善惡混者，兼氣而言也。故經傳言性，各各不同。惟孔子無病。

父母全而生之，子全而歸之。髮膚還父母之初，無些毀傷。親之孝子也。天全而生之，子全而歸之。心性還天之初，無些欠缺。天之孝子也。

◎存心

學者只事事留心。一毫不肯苟且。德業之進也如流水矣。

心放不放，要在邪正上說。不在出入上說。如高臥山林，游心廊廟，身處衰世，夢想唐虞。游子思親，貞婦懷夫，這是個放心。若不論邪正，只較出入，卻是禪定之學。

（評）儒家之省察閑存，不同釋教之清淨寂滅。就邪正上說，則不放心關頭看得活。

又看得真。

防欲如挽逆水之舟。纔歇力便下流。力善如緣無枝之樹。纔住脚便下墜。是以君子之心。無時而不敬畏也。

（評）數語中有不歇漸進二意。

無屋漏工夫。做不得宇宙事業。

一念收斂。則萬善來同。一念放恣。則百邪乘釁。

得罪於法。尚可逃避。得罪於理。更沒處存身。只我的心便放不過。我是故君子畏理甚於畏法。

把意念沉潛得下。何理不可得。把志氣奮發得起。何事不可做。今之學者。將箇浮躁心觀理。將箇委靡心臨事。只模糊過了一生。

心平氣和。此四字非涵養不能。做工夫只在箇定。火定則百物兼照。萬事得理。水明。

而火昏。靜屬水。動屬火。故病人火動則躁擾狂越。及其甦定。渾不能記。甦定者。水澄清而火息也。故人非火不生。非火不死。非火不濟。非火不敗。惟君子善處火。故身安而德滋。

（評）定火工夫。不外以理制欲。理勝則氣自平矣。

當可怨。可怒。可辯。可訴。可喜。可愕。之際。其氣甚平。這是多大涵養。天地間真滋味。惟靜者能嘗得出。天地間真機括。惟靜者能看得透。天地間真情景。惟靜者能題得破。作熱鬧人說。孟浪語。豈無一得。皆偶合也。

（評）靜者對輕浮言。方與冥心者迥別。

未有甘心快意而不殃身者。惟禮義之悅我心。卻步步是安樂境。

（評）所爭在理欲關頭。人當快意時。檢點及此。自不至欲勝而流。

自家好處掩藏幾分。這是含蓄以養深。別人不好處要掩藏幾分。這是渾厚以養大。

甯耐是思事第一法。安詳是處事第一法。謙退是保身第一法。涵容是處人第一法。置富貴貧賤死生常變於度外。是養心第一法。

大丈夫不怕人。只是怕理。不恃人。只是恃道。

士君要養心氣。心氣一衰。天下萬事分毫做不得。君子洗得此心淨。則兩間不見一塵。充得此心盡。則兩間不見一礙。養得此心定。則兩間不見一怖。持得此心堅。則兩間不見一難。

人只是心不放肆。便無過差。只是心不怠忽。便無遺忘。

胸中只擺脫一戀字。便十分爽淨。十分自在。人生最苦處。只是此心沾泥帶水。明是知得。不能斷割耳。

盜只是欺人。此心有一毫欺人。一事欺人。一語欺人。人雖不知。卽未發覺之盜也。言如是而行欺之。是行者言之盜也。心如是而口欺之。是口者心之盜也。纔發一箇實真心。

驟發一箇僞妄心。是心者。心之盜也。諺云。瞞心昧己。有味哉。其言之矣。欺世盜名。其過大。瞞心昧己。其過深。

（評）盜之竊取財物。原只從欺之一念來。人心一有所欺。凡存發舉止。情形宛然盜也。由此推之。能不爲盜者幾人。人一日之間。能不爲盜者幾事。幾時。能無悚然。此心果有不可昧之眞知。不可強之定見。雖斷舌可也。決不可從人然諾。目不容一塵。齒不容一芥。非我固有也。如何靈臺內。許多荆棘。卻是容得。

（評）人能視心地不淨。如目之有塵。齒之有芥。則一刻不能自容。去之不遺餘力矣。理境中難得此指點切妙語。

心一鬆散。萬事不可收拾。心一疏忽。萬事不可入耳目。心一執著。萬事不得自然。久視則熟。字不識。注視則靜。物若動。乃知蓄疑者。亂眞知。過思者。迷正應。

（評）集中言詳慎者多矣。此條可爲多疑多慮者救弊。

不存心。看不出自家不是。只於靜動語默接物應事時。件件想一想。便見渾身都是過失。須動合天則。然後爲是。日用間如何疏忽得一時。學者思之。

(評)可見省察功夫。先于克治。真是一時離不得的。

迷人之迷。其覺也易。明人之迷。其覺也難。

心相信。則迹者土苴也。何煩言語。相疑則迹者媒孽也。益生猜貳。故有誓心不足自明。避嫌反成自誣者。相疑之故也。心一而迹萬。故君子治心不修迹。

君子畏天不畏人。畏名教不畏刑罰。畏不義不畏不利。畏徒生不畏舍生。

忍激二字。是禍福關。

殃咎之來。未有不始於快心者。故君子得意而憂。逢喜而懼。

學者只多忻喜心。便不是凝道之器。

小人亦有坦蕩蕩處。無忌憚是已。君子亦有常戚戚處。終身之憂是已。

惡惡太嚴。便是一惡。樂善甚亟。便是一善。

只有一毫蠹疏處。便認理不真。所以說惟精。不然。衆論淆之而必疑。只有一毫二三心。便守理不定。所以說惟一。不然。利害臨之而必變。

種豆其苗必豆。種瓜其苗必瓜。未有所存如是。而所發不如是者。心本人欲。而事欲天理。心本邪曲。而言欲正直。其將能乎。是以君子慎其所存。所存是種種皆是。所存非種種皆非。未有分毫爽者。

（評）此心原是種子。由心而發。則其苗也。由中達外的道理。得此豆瓜之喻。更爲明切。先儒謂仁心爲五穀嘉種。可以參看。

屬續之時。般般俱帶不得。惟是帶得此心。卻教壞了。是空身歸去矣。可爲萬古一恨。（評）心者何理也。存順沒甯。無非爭這些子。

暮夜無知四字。百惡之總根也。人之罪莫大于欺。欺者。利其無知也。大姦大盜。皆自無

知之心充之。天下大惡只有二種。欺、無知。不畏有知。欺、無知。還是有忌憚心。此誠僞關。不畏有知。是箇無忌憚心。此死生關。猶知有畏。良心尙未死也。

(評)欺、無知。自比那有知者。猶有良心之動。然究竟不能欺人。還是欺了自己。這良心終久不保。

吾輩終日念頭。離不得四箇字。曰得、失、毀、譽。其爲善也。先動箇得與譽的念頭。其不敢爲惡也。先動箇失與毀的念頭。總是僞心欲心。與聖人天地懸隔。聖人發出善念。如飢者之必食。渴者之必飲。其必不爲不善。如烈火之不入深淵。之不投。任其自然而已。賢人念頭。只認箇可否。理所當爲。則自強不息。所不可爲。則堅忍不行。然則得失毀譽之念。可盡去乎。曰胡可去也。天地間惟中人最多。此四字者。聖賢藉以訓世。君子藉以檢身。曰作善降之百祥。作不善降之百殃。以得失訓世也。曰疾沒世而名不稱。曰年四十而見惡。以毀譽訓世也。此聖人待衰世之心也。彼中人者。不畏此以檢身。將何所不至。

哉。故堯舜能去此四字。無爲而善。忘得失毀譽之心也。桀紂能去此四字。敢於爲惡。不得失毀譽之恤也。

心要虛。無一點渣滓。心要實。無一毫欠缺。

只一事不留心。便有一事不得其理。一物不留心。便有一物不得其所。只大公了。便是包涵天地氣象。

（評）雖未卽包涵天地。然氣象卻是如此。

古人也算一箇人。我輩成底是甚麼人。若不愧不奮。便是無志。聖狂之分。只在苟不苟兩字。

（評）敬者不苟之謂也。敬無他。攻擊此心之苟而已。故苟則不敬。敬則不苟。戒慎恐懼。心體不苟也。中規中矩。步履不苟也。無淫視。無側聽。耳目不苟也。安定辭守。如瓶聲。音不苟也。無衆寡。無小大。無敢慢。與人不苟也。一息尙存。此志不容少懈。終身不

苟也。敬外無聖人之道。居敬外無聖人之道。其始也毋不敬。終也恭而安。盡之矣。恕心養到極處。只看得世間人都無罪過。

欲理會七尺。先理會方寸。欲理會六合。先理會一腔。

靜者生門。躁者死戶。

士君子一出口無反悔之言。一動手無更改之事。誠之於思故也。

只此一念公正了。我于天地鬼神通是一箇。而鬼神之有邪氣者。且踉伏退避之不暇。庶民何私何怨。而忍枉其是非。腹誹巷議者乎。

和氣平心發出來。如春風拂弱柳。細雨潤新苗。何等舒泰。何等感通。疾風迅雷。暴雨酷暑。傷損必多。或曰不似無骨力乎。余曰譬之玉。堅剛未嘗不堅剛。溫潤未嘗不溫潤。余嚴毅多。和平少。近悟得此。

（評）寓精明于渾厚。惟此喻得精妙。

儉則約。約則百善俱興。侈則肆。肆則百惡俱縱。

每日檢點。要見這念頭。自德性上發出。自氣質上發出。自習識上發出。自物欲上發出。如此省察。久久自識得本來面目。初學最要知此。

吾初念只怕天知。久久來不怕天知。又久久來只求天知。但未到那何必天知地步耳。爲人辨冤白謗。是第一天理。

沉靜非緘默之謂也。意淵涵而態閒正。此謂真沉靜。雖終日語言。或千軍萬馬中相攻擊。或稠人廣衆中應繁劇。不害其爲沉靜。神定故也。一有飛揚動擾之意。雖端坐終日。寂無一語。而色貌自浮。或意雖不飛揚動擾。而昏昏欲睡。皆不得謂沉靜。真沉靜的自是惺惺。包一段全副精神在裏。

（評）動中有靜。動非逐物。靜中有動。靜非寂守。儒釋之分在此。

明者料人之所避。而狡者避人之所料。以是相與。是賊本真而長奸僞也。是以君子甯

犯人之疑而不賊己之心。

大利不換小義。況以小利壞大義乎。貪者可以戒矣。

爲惡惟恐人知。爲善惟恐人不知。這是一副甚心腸。安得長進。

良知何處來。生于良心。良心何處來。生于天命。

心要實又要虛。無物之謂虛。無妄之謂實。惟虛故實。惟實故虛。心要小又要大。大其心能體天下之物。小其心不償天下之事。

堯眉舜目。文王之身。仲尼之步。而盜跖其心。君子不貴也。有數聖賢之心。何妨貌似盜跖。

天下事皆不可溺。惟是好德欲仁。不嫌于溺。凡人之爲不善。其初皆不忍也。其後忍不忍半。其後忍之。其後安之。其後樂之。嗚呼。至於樂爲不善。而後良心死矣。

世之人何嘗不用心。都只將此心用錯了。故學者要知所用心。用於正而不用於邪。用

於要而不用於雜。用於大而不用於小。

世之人聞稱人之善。輒有妬心。聞稱人之惡。輒有喜心。此天理忘而人欲肆者也。孔子所惡。惡稱人之惡。孔子所樂。樂道人之善。吾人豈可另有一副心腸。

(評)徒壞了自己心腸。究於人何損。

語云縱欲忘身。忘之一字。最宜體玩。昏不省記。謂之忘。欲迷而不悟。情勝而不顧也。夜氣清明時。都一一分曉。著迷處便思不起。沉溺者可以驚心回首矣。

不見可欲時。人人都是君子。一見可欲。不是滑了脚根。便是擺動念頭。老子曰。不見可欲。其心不亂。此是閉目塞耳之學。一觸耳目來。便了不得。今欲與諸君在可欲做工夫。淫聲美色滿前。但如鑑照物。見在妍媸。不侵鏡光過去。妍媸不留。鏡裏何嫌於坐懷。何事於閉門。推之可怖。可驚。可怒。可惑。可憂。可恨之事。無不皆然。到此纔是工夫。纔見手段。把持則爲賢者。兩忘則爲聖人。余嘗有詩云。百尺竿頭著脚。千層浪裏翻身。箇中如

履平地。此是誰何道人。

人欲之動。初念最熾。須要遲遲就做。便差了。天理之動。初念最勇。須要就做。遲遲便歇了。

（評）理欲關頭。更須明白。方不走入歧途。

一里人事專利己。屢爲訓說不從。後每每作善事。好施貧救難。余喜之。稱曰。君近日作事。每每在天理上留心。何所感悟而然。曰。近日讀司馬溫公有云。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。以爲子孫長久之計。余笑曰。君依舊是利心。子孫安得受福。

（評）溫公本爲中人以下說法。若人人因此而改行積善。則善人自多。風俗益厚。不必作過高之論。阻人向善之機。

凡人應酬。多不經心。一向任情做去。所以動多有悔。若心頭有一分檢點。便有一分得處。智者之忽。固不若愚者之詳也。